

日中学术用语的创制和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主——

荒川 清秀

日语和汉语、特别是近现代产生的术语里有很多字面上共同的词汇，即日中同形语，但是其中有的词到底是在中国产生的还是日本产生的？产生以后又怎样传入另一个语言？这一问题过去很少有人研究。十几年以前，我在分析日中同形词的过程中对“热带”这个词的由来之说产生了怀疑。以此为开端，以后又接连对“回归线”、“海流”、“贸易风”等日中共同的地理学用语的起源和传播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我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溯某一个词的起源，而是通过一个词找出日中共同译词的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规律。本文准备主要从造词法的角度去探讨一些与地理学相关的学术用语的产生和传播的问题。

1 有关词源的问题

1.1 源于拉丁语的词——“热带”、“温带”、“寒带”

先谈谈“热带”的起源问题。因为我对地理学用语的研究是从“热带”这一词开始的。刘正士炎(tan)、高名凯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年)说“热带”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词。但是, 日本人谈论气候时一般用“暑”字而不用“热”字。因此, 我推测, “热带”很可能是中国创制的新词。因为只有汉语才用“热”字来表示气候“热”。

为了证明某词来自中国, 当然要翻阅很多中国的书籍。但是, 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更简便的方法。那就是参看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在中国出版的一些《英汉词典》、尤其是参看 W. Lobscheid (罗存德) 编的《英华字典》(1866-69)。(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66-69, Hong Kong, the Dairy Press Office)

这本字典之所以能够作为鉴定某词是否来源于中国的依据, 是因为我们一直认为罗存德在编纂这部字典的过程中没有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果然, 这部字典里有“热带”一词。

the tropics 热带

the torrid zone 热带

由此可以说, “热带”一词不是日本产生的, 而是中国产生的。

那么, “热带”一词到底是谁造的? 是不是罗存德造的呢? 他的字典里可能有一些他自己造的译词。但是罗字典问世以前中国就有很长的“西学”的传统, 积累了很丰富的译词。这些译词源源不绝地流入罗字典。日本国语学家佐藤亨早在 1983 年写的《近世语汇的研究》(樱风社) 里就指出: “热带”一词出现在 17 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1623) 里。请看下面这段内容:

分为五带, 其赤道之下, 二至规以内, 此一带者日轮常行顶上, 故为热带, 夏至规之北至北极规, 冬至规之南至南极规, 此两带者, 因日轮不甚远近, 故为温带, 北极规与南极规之内, 此两带者, 因日轮止照半年, 故为冷带。(《天学初函》)

这里除了“热带”以外，还有“温带”“冷带”二词。那么，我们可以说使用“热带”的第一本文献是艾儒略(J. Aleni)的《职方外纪》，我们的追溯到此就可以打住了吗？否。按照地理学史的记载，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追溯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请看下一段。

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一在昼长昼短二圈之间，其他甚热，带近日轮故也，二在北极圈之内，三在南极圈之内，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四在北极昼长二圈之间，五在南极昼短二圈之间，此二地皆谓之正带，不甚冷热，日轮不远不近故也

这里容易发现只有一个复合词“正带”，而其他两带还没组合成词。可是，却显现出解开产生“热带”一词秘密的线索。就是说：艾儒略很可能是根据“其地甚热，带近日轮故也”这一记载造出“热带”一词的，而且根据“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造出“冷带”一词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地理学使用的不是“冷带”而是“寒带”。可以设想，艾儒略如果不依照利玛窦《全图》的注解，他也许会造出“寒带”一词。

那么，利玛窦为什么不说“其地甚寒”而说“其地甚冷”呢？只要翻阅一下汉语词汇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古以来，表示 cold 义用“寒”字。虽然“冷”字收在《说文解字》(公元 100 年)里——“冷，寒也”，但是在六朝以前一般表示 cold 义还是用“寒”字，“冷”作“寒”字用，一直到六朝时代才出现¹。

如果利氏只介绍“五带”的名称，那么他很可能用“寒带”。可是他却想给人们解释“寒带”是怎样的。这样一来，他就不知不觉地用上了当时的口语词“冷”。于是，艾儒略果然忠实地依照利氏的注释拼成了“冷带”。

马西尼(1993)提到“热带”时说：

In Ricci the compound appears to still be free, while in Aleni it is clearly a bound compound. (p. 193)

我们可以这样说，利玛窦只是解释了“热带”和“寒带”是怎么回事，而他在《图说》里除了“正带”，并没有创造什么新词。

那么，第一个用“热带”这一词的可以说是艾儒略吗？也不是。利玛窦早在 1605 年出版的《乾坤体义》里就用上了“热带”：

“其地甚热则谓热带近日轮故也……此二处俱甚冷则谓寒带远日轮故也”

《乾坤体义》一书据说是 1605 年出版的，比《全图》晚三年。可是把它和《全图》有关地球概说的文章一比较，就会明白，《体义》比《全图》编成得早。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先有《体义》的解释，然后被删掉六个字就有了《全图》的概说。

艾氏看到“五带”里只有“正带”没有冠以温度形容词，他就用“温”字换上了“正”字造出来“温带”一词。那么，为什么利氏《全图》上有“正带”一词呢？

当时，欧洲学术界正式使用的语言是拉丁语，而他所要翻译的“温带”的拉丁语 *tempratus*。不一定和温度有关系。《OXFORD LATIN DICTIONARY》说：*temperate, moderate, mild* 它的意思是：温和、有节制的、不过分、适当。利玛窦创制“正带”时，他脑子里肯定有 *zone temperata* 这一拉丁语。日本有些资料可以作为它的旁证。比如：在收录有“回归线”一词的《二仪略说》(17 世纪后半叶成立)里，相当于“温带”的词是“和带”。

¹ 六朝时代《世说新语》里的例句可能是现代汉语的“凉”的意思，真正表示寒冷义一直到元代《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里才出现：你不嫌冷时，只这车房里宿如何。(《老乞大谚解》上)：今日天气冷杀人(《朴通事谚解》中)。

江戸时代最杰出的地理学家山村才助在《订正增译采览异言》(1802)里用荷兰语解释“温带”说:管温带叫“业玛低孤牒里孟”(gematigd lijn= 荒川加),“业玛低孤牒”是中和的意思(原文日文)。

从这个观点看,“热带”一词也不一定翻译得恰当。因为相对应于“热带”的拉丁语 zona torrida 的温度比“热”还要高,而且有“燥”的含意。罗存德《英华字典》里 torrid 条目下就有如下的解释:

Torrid 热 燥 燥热

1.2 源于英语的词——“海流”、“贸易风”

根据英语创制的词有“海流”、“贸易风”、“盆地”等。

流动于大海的海洋民族大概早就知道“海流”的存在。乍一想,只要直译 ocean current 就会有“海流”一词。但是,“海流”这一词一直到日本明治 20 年代(1890)才出现。是日本人造的词。而过去表示“海流”义的词里没有找到“海流”一词:

《地理备考》1874 流

《地理全志》1854 平流

《格物探原》1878 河流

《地志启蒙》1886 水溜

为什么呢?原来,OED 显示,曾经表示“海流”义的词并不是 ocean current 而是 stream 或类似 stream 的词。根据 OED, ocean current 的最早例子是 1863 年,而 stream 的最早例子可追溯到 1375 年, Gulf stream (湾流)则是它的痕迹。

“贸易风”又给我们提供了一则有趣的例词。“贸易风”是翻译英语 trade wind 而创造的词。但是,过去也有一些不同的译法。如:

合信《博物新编》1855 恒信风 俗又呼为贸易风

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 热带常风

在日本江戸时代荷兰学家译词里也只能发现“定风”、“定向风”等词。

为什么呢?原来,trade wind 本是定向风的意思,和 commerce (通商)毫无关系。后来,trade wind 这一英语词的语义发生了变化,也具有了“通商”的意思。(OED 的最早例子是 1699 年)“贸易风”是根据这一新义而产生的词。《博物新编》的注释“恒信风 俗又呼为贸易风”,正说明新旧译词在一段时间同时存在。

“贸易风”本来不过是一个俗称。罗存德的字典里没有“贸易风”而有“热带常风”这一词,是因为德语里相当于 trade wind 的词 Passat 并不表示“贸易”,而表示类似“恒信风”的意思。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使用了“贸易风”之后,又改用古书里表示“季风”的“信风”。现在“贸易风”在中国又只能是“信风”的俗称。这说明中国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因为据我了解,现在世界上只有英语和日语在用“贸易风”这一词。

1.3 源于德语和法语的词——“冰山”、“冰河”

“冰山”是地理学用语源于德语的典型词之一,是 Iceberg 的直译。虽然艾儒略的《职方外纪》里已经有“冰山”这一词。

“冰河”glacier 是从法语 glace 起源的词。但是,罗存德的字典里只有“冰田”或“山

上冰田”。在他看来，“冰河”并不是一种“河”，而是田地之类的东西。现在中国采用“冰川”、“冰河”两种译词，但主要还是“冰川”。“川”也有“平原”的意思。我感觉汉语“冰川”的“川”是“平原”的意思。

2 日本人造词的特点

2.1 从“训读”到“音读”——以“回归线”为例

有很多地理学用语来源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但是，他的地图里没有发现“回归线”一词。“回归线”是从哪里来的？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日本17世纪后半叶编成的天文学书《二仪略说》里有“暑带”一词，“暑带”这一词很有日语的味道²。“回归线”出现在《二仪略说》，正暗示着这一词也很可能是典型的日语词。

那么，日本人是怎样创造这一词呢？日本创造汉语词的典型方法是利用汉字的两种读法——“训读”和“音读”。“训读”是相对应于汉字字义的日语。举个例子来说，“海”的“训读”是 umi，日本人一看见这个汉字马上就想到 umi 这个日语。而它的“音读”kai 是“海”hǎi 的日本化了的读法。在日耶苏会士编的《罗葡日对译辞书》(1595)对 tropici 的解释，实际上是对这一假设的启示：“日轮巡过来，巡回去的南北的界限”(原文日语)。我认为日本人正是根据这一解释里的“巡回去(日语 meguri= 回 kaeru= 归)”的汉字标记，造成“回归”这一词的³。

2.2 源于荷兰语的词——“半岛”“静海”

江户时代荷兰学者所采取的译法之一，是按照荷兰语复合词的构词成分的意思来翻译的。比如说：

Aantrekkings (引) Kracht (力) = 引力

Twaalf (十二) Vingerigen (指) Darm (肠) = 十二指肠

Still Zee (静海) half eiland (半岛)

下面专门谈谈“半岛”这一词的产生和传播的问题。荷兰语还有一个表示“半岛”的词是 schiereiland，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的日兰词典之一《江户波留麻》(1796)里解释的“似岛”正是 schiereiland 的直译。无论如何，“半岛”一词是按照荷兰语直译的典型的日语词。但是这一典型的日语词我们也可以在罗存德的《英汉字典》里发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周振鹤 1998b 说：“过去有一些误会，以为近代以来汉语的外来语词多是日语转道而来到中国的。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在早期——具体而言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日欧语言的接触方向或曰外来词的走向是：欧→中→日；而在晚期，即本世纪初，主要走向变成：欧→日→中。在早晚期中间，即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维新之间，两种走向都有。”

我认为还有一种误会：以为日语起源的外来词多是甲午战争以后才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我在前面说：罗存德的《英汉字典》之所以能够作为鉴定某词是否来源于中国的依据是，因为我们认为罗存德编纂这部字典的过程中没有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一个应该怀疑这个前提的例词——“半岛”。

² 《二仪略说》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人小林谦贞的著作，可是后来才知道它的原本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在日本的教会学校用的课本。在中国把这个课本译成中文的正是利玛窦，书名叫《乾坤体义》。

³ 日语“回归”中的“回”不是“归”而是“巡”，而现代汉语“回归”是类义结合的复合词，“回”就是“归”。

19 世纪的英华词典当中 Morrison, Williams 的词典没有收录 peninsula 这一词。Medhurst 的词典（1847-8）把它译成：

连地之岛 有颈之洲 水流未周之屿

罗存德的字典继承了麦都思词典的部分译词的同时，还增添了“半岛”一词：

连洲之地 连洲之岛 半岛 水不全周之岛

“半岛”一词偏偏在罗字典以前的汉译西书里没有，而日本堀达之助（Hori Tatsunosuke）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 年）里却有。森冈健二 1969《近代语的成立——明治期词汇编》（明治书院）指出：这部词典收录的词当中，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词来自江户时代的兰日词典。果然，我们在江户时代刊行的下列词典和地理书里发现了“半岛”一词。

山村才助《订正增译采览异言》（约 1802）

青地林宗《舆地志》（1827）

渡边崋山《新释舆地图说》（约 1836）

桂川甫周《和兰字汇》（1855-8）

可见，“半岛”一词是地道的日语词。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罗字典里的“半岛”一词呢？

一种可能是罗和堀二人各自不约而同地造了同一个词。因为罗存德的母语——德语里“半岛”是 Halbinsel（一半儿的岛）。另一种可能是罗存德看了什么日方资料而采录的。按照远藤智夫（远藤 1996）和那须雅之（那须 1996）的研究，罗存德 1854 年作为汉语和荷兰语的翻译跟随 Perry 的副官 Adams 来到日本，在与日本政府谈判的时候，认识了堀达之助，并送给了他 Medhurst 编的一套英华、华英词典。后来，1862 年他第二次来日本的时候，可能买了一部堀达之助的词典。

我估计，罗氏可能参看过堀氏的词典，但是罗氏即使参照了堀达之助的词典，他还是会加以选择取舍的。我粗粗地对照了一下两者的地理学用语，除了“半球”、“大洋”、“经度”等双方没有接触也会得到相同的一些译词以外，只有“半岛”、“雪崩（日语 nadare）”和“昼夜平分线”是可以商讨的。总之，甲午战争以前也有日→中的译词的走向。无论如何，今后研究日中近代词汇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必须从堀达之助的词典和罗存德的字典开始。

虽然如此，罗氏字典里的词似乎后来在中国出版的词典特别是传教士编的词典里仍然没有充分得到继承。请看下面 peninsula 的译词：

《英华萃林韵府》（1872） part I 无 part III 土股

TECHNICAL TERMS（1904） 土股

颜惠庆《英华大字典》（1908） 半岛 土股

HEMELING《官话》（1916） 土股 半岛

在华传教士究竟了解多少日方的译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半岛”一词直到颜惠庆《英华大字典》才用上。

2.3 利用古典词——“山脉”

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翻译欧美新词时，往往借用中国古典的词。比如“演绎法”、“形而上学”、“相对”、“绝对”、“伦理学”等等。

“山脉”本来是风水的用语。江户时代的兰学家渡边崋山（实际上是他的臣下小关三英）翻译荷兰语的 bergketen 时，创制“山锁”这一词。这正是荷兰语的直译。渡边他们又用上

了“山脉”一词（《新释舆地图说》1836）。后来，“山脉”一词排斥了“山锁”，被很多人使用继承了。比如箕作省吾《坤舆图识补》（1846）里有“暗得大山脉”，杉田成卿《地学正宗》（1851）里有“山脉或连山”等词，宇田川榕庵《万国地学和解》（1868）里有对“山脉”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说地理学用语“山脉”是来源于日语的汉语词。但是，慕维廉的《地理全志》（1854）里也有下述一段记载：

地面之形状四也，山脉之方向五也（地理 1-13）

我认为这可能是传统的风水用语，而不是真正的地理学用语。因为《地理全志》里虽然有“山原论”，而慕维廉没有在那儿使用“山脉”一词。而且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华的传教士的用语里表示“山脉”义的词是“岭”或“山岭”，而决不是“山脉”。请看下面英语 mountain range 的译词：

《英华萃林韵府》（1872） part I 岭 part III 山岭

TECHNICAL TERMS（1904） 山岭 冈陵

HEMELING《官话》（1916） 连山 山岭

这说明地理学用语的“山脉”是从日语传到汉语里去的。

2.4 误解——“化石”

刘正土炎、高名凯等合编的《汉语外来语词典》说：“化石”是来源于日语的词。马西尼（1993）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其实，“化石”一词的产生过程相当复杂。

“化石”是从“化为石”这一词组脱掉“为”而成的，可是“化石”本身还不是复合词，而是一个词组。马西尼说，它是一个偏正结构⁴。按照现代中国人的语感很可能是这样。可是，它原来是一个动宾词组。这个词组最早出现在清朝康熙年间刊行的方以智《物理小识》（1664 序）里。但我认为，此“化石”仍然是一个词组而不是复合词。《物理小识》一书在日本江户时代传到日本，给很多日本的学者特别是博物学者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中国人来说，“化石”永远是一个词组，但是平贺源内、司马江汉、木内石亭等日本博物学者以为它是一个复合词，而且在他们的书（《物类品隲》《天地理谭》《云根志》）里用开了“化石”一词。后来，虽然在日本用过一段时期传教士创造的“礞石”（《地学浅释》），最后“化石”仍成了地质学界的术语。既然成了术语，就不会有人怀疑它的结构。“化石”一词传到中国以后，很容易被中国的学术界接受了。

正如马西尼所说的，“化石”一词现在很可能被认为是偏正结构的复合词。

《物理小识》里还有“松化石”的说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说法呢？我认为，汉语的“化石”本来就是一个词组，而像“松化石”这一结构，如果认为它是一个复合词，那么应该分析成“松化的石”，而不是主谓结构（松 - 主语 化石 - 谓语 < 述宾 >）的复合词。汉语里由主谓结构组成的复合词本身不太多。任学良的《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一书里收集的只有下面一些医学上的专门术语：

肺结核 脑溢血 胃下垂 肾结石

而且这些词很有可能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⁴ 实际上，把“化石”解释成偏正结构，就有了一种石。但是，“化的石”，究竟是什么石？

2.5 变形——“健康”

“健康”这一词是倒转“康健”一词而成的词。“康健”一词早在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卷24 杂志1）和《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白话小说里就出现了。而“健康”的比较早的例子我们能在兰学家编的几部兰日词典的下列词条里找到：

《波留麻和解》（1796） welstand welvaarende welzyn

《译键》（1811） wekstand pluis

《和兰字汇》（1858） opkoomen

《增补改正译键》（1864） pluis opkoomen

在兰日词典相当于“健康”的词条 *gesondheid* 里我们只能发现“康健”或“壮也”等词。经过兰学家绪方洪庵、明治维新以后第一个当上卫生局局长与专斋等人的努力，“健康”一词逐渐成了日本医学界公认的专业用语。“健康”一词后来传到中国，排斥了“康健”，成了代表 *health* 的词。

A. H. Mateer 有一本新词集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1915) Supplementary Terms p.139 的记载可作参考。

健康 Chien kang. Robust, strong, vigorous.

Note. Formerly the order was reserved, and the term was used with reference to superiors, as son speaking of father. In this present form its use is unrestricted as to age, but is not used of inanimate objects.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倒转“康健”造成“健康”呢？

第一个理由是：当时的汉语里已经存在着大量词序相反的双音词，比如“疗治/治疗”“竞争/争竞”“战争/争战”等等。据陈爱文·于平《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1979）里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并列式双音词按照声调的顺序来排列。其中“治疗”“要紧”等违背这一规律的词已有人证明是地道的汉语词，但其中也有一些词可能来自日语。因为日本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汉语的声调规律，认为只要倒转一下词序就能获得新词。

第二个理由是他们在翻译专业书的过程中正需要大量的新词。为了突出某一词的新颖，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利用已经存在的词。比如，“胃肠”、“运搬”是倒转“肠胃”、“搬运”创造成的。“健康”排斥了“康健”，但“胃肠”“运搬”却没有代替“肠胃”“搬运”。

<参考文献>

荒川清秀 1997 《近代日中学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主》白帝社

远藤智夫 1996 《<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和 Medhurst 的<英汉字典>》《英学史研究》第29号

那须雅之 1996 《W. Lobscheid 小传补遗——Lobscheid 的访日与堀达之助》近代汉语研究会 第3届研究会上宣读的论文

沈国威 1994 《近代日中词汇交流史》笠间书院

八耳俊文 1995 《清末期西人著译科学书及和刻本所在目录》《化学史研究》22-4

周振鹤 1998a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创制汉语新词方面的贡献》《词库建设通讯》15

周振鹤 1988b 《初读<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中译本》《词库建设通讯》16

F. Masini (马西尼) 1993,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语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陈爱文·于平 1979《并列式双音词的字序》《中国语文》第2期，原载《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10月